

《玉壶野史》“生旦杂处”考辨*

林杰祥

内容摘要:北宋文莹《玉壶野史》载南唐韩熙载事,有“生旦杂处”一语,学者或据此而论定其时已有“生”“旦”脚色。今梳理该书历代版本流变,知是书在明初后五卷阙佚,嘉靖年间抄补时已有阙文,作“生□杂处”,鲍廷博校刊本则去此空格,作“生杂处”。另有清抄本作“生亘杂处”,乃抄录之误,周星诒、陆心源等人校订时皆删去。作“生旦杂处”者后出,最早见《四库全书》本,乃将“亘”误作“旦”。参酌《南唐书》《宋史》《续通志》的相关记载,“生□”之本意当为“生徒”“门生”,故此语不可作为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之依据。

关键词:《玉壶野史》 《玉壶清话》 版本流变 生旦杂处

《玉壶野史》,一名《玉壶清话》,北宋僧人文莹撰。该书共十卷,前八卷载宋初至熙宁间名流轶事、典章制度等,后二卷载南唐君主与名臣轶事。其中卷十录韩熙载事,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墨海金壶》本、《守山阁丛书》本该条有“生旦杂处”一语:

韩熙载才名远闻,四方载金帛,求为文章碑表,如李邕焉。俸入赏赉,倍于他等。畜声乐四十余人,闾检无制,往往特(时)出外斋,与宾客生旦杂处。^①

此文被研究者用来证明南唐时已有“生”“旦”脚色,是关于生旦脚色的最早记载。最早使用该材料者为王季思,但他不认为是将“生”“旦”二脚色并举,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辑录与研究”(20&ZD271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文莹:《玉壶野史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37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,第353页。

而是解释为：“此则男子之妆旦者矣。”^①认为“生旦”为“男旦”，即由男子扮演旦角。任半塘则认为：“《玉壶野史》之表示，便已肯定北宋不但有生，而且已‘生旦’联称。”^②此外，刘晓明推测说：“‘宾客生旦’中的‘生’，指的是‘门生’。”^③黎国韬则从语法结构上分析“生旦”一词，认为该词系偏正结构，指“生徒”^④。近来，姚小鸥提出：“‘生旦’不是一个脚色，而是‘生’与‘旦’两个脚色的对举联言。”^⑤

以上诸家对“生旦杂处”的解释颇为繁杂，难辨孰是孰非。戏曲研究的相关论著引用该材料者更不可胜举，众说纷纭。这则材料令人产生分歧的地方在于对“生旦杂处”的解读。此外，该书有的版本脱“旦”字，令人颇为怀疑“生旦杂处”一词的可靠性。对于此问题，黎国韬提到：

“与宾客生旦杂处”七字，有的刊本脱去“旦”字。但历经王季思、任半塘、刘晓明诸先生勘校，上引文字无误，关键是如何去解读它。^⑥

今查考前人对该文的引用与校勘，“生旦杂处”确有文献可考，最早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玉壶野史》，且历经诸多学者的引用，赋予这则材料以充分的合理性。然而查考明代以来该书的版本，“生旦杂处”确有异文。下文通过梳理《玉壶野史》的版本流变，考察其中“生旦杂处”在历代抄本、刻本中的演变情况，并尝试分析“生旦杂处”的来源与本意。

一、《玉壶清话》版本系统之“生旦杂处”

《玉壶清话》成书于北宋元丰元年（1078）。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已著录，其后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脱脱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等书亦有著录，皆作“玉壶清话”。该书宋代未有刊本，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，至清中叶始有刻本行世，其存世版本颇多，最早有明抄本。

（一）五卷明抄本

该本存卷一至五，国家图书馆藏（索书号：18173），著录作“明抄本”。内封题“玉壶清话”，卷首有文莹之序，卷末有吴翌凤之著录与尾跋：

^①王实甫著，王季思校注：《集评校注西厢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4页。

^②任半塘：《唐戏弄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805页。

^③刘晓明：《杂剧形成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268页。

^④黎国韬：《古剧续考》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8页。

^⑤姚小鸥：《〈玉壶野史〉“生旦杂处”与南戏脚色体系的形成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，第87页。

^⑥黎国韬：《古剧续考》，第5页。

《玉壶清话》十卷，吴枚庵手校本，宋释文莹撰。

右书一名《玉壶野史》，前明止传五卷，吴人吴岫访得后五卷，四明范钦又从岫借钞，始成完书。

吴翌凤(1742-1819)，字伊仲，号枚庵、古欢堂主人。明初内府亦有藏本，正统六年(1441)编《文渊阁书目》载：“《玉壶野史》，一部一册，阙。”^①由吴跋与《文渊阁书目》可知，该书传至明初时，后五卷曾有散佚，存本多仅有前五卷。

该本缺后五卷，无韩熙载条。

(二)明嘉靖范钦抄校本

此为嘉靖间范钦所抄，二册，十卷，国家图书馆藏(索书号:13406)。封面题“玉壶清话”，又“明钞校本”。上册为前五卷，嘉靖二十六年(1547)所抄，未有识语：

此五卷得于苏之书佞家，为妄人删节，中有涂抹，乃令书史录出，遂为此帙。盖嘉靖二十六年秋中，东明山人识。

上册系据书坊本抄录，下册则抄录自吴岫藏本。末署“传海内者止五卷，岫访于松江士人家，得十卷。”又有嘉靖四十五年(1566)范钦跋：

嘉靖四十五年秋七月，余从吴门方山吴君岫借录后五卷，于是为完书矣。东明识。

范钦(1506-1585)，字尧卿，一作安钦，号东明，明代著名藏书家，建天一阁藏书楼。吴岫，字方山，号濠南居士，苏州藏书家，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。嘉靖间，吴岫访得该书后五卷，范钦借吴本抄录，合前五卷，复为完书。

书中钤有“梦曦主人藏佳书之印”“东官莫氏五十万卷楼劫后珠还之一”等印，书后另有署“孝劼”之跋，知经马佳宝康、爱新觉罗宝廷(1840-1890)、莫伯骥(1877-1958)等人递藏，后归国家图书馆。

此抄校本为今见最早的全本。卷十韩熙载条为“与宾客坐□杂处”(见图1)。



图1 明嘉靖范钦抄校本卷十“韩熙载”条

^①杨士奇等著：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六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77页。

(三) 宛委山堂《说郛》本

宛委山堂《说郛》本刊于清初，正集卷四五收《玉壶清话》一卷。此《玉壶清话》为节录本，仅收内容十则，未收韩熙载条。

(四) 吴翌凤抄校本

此为清抄本，一册十卷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（索书号：十三函·三架）。封面无题签，版心署“玉壶清话”及卷次，文中有朱笔校订，页眉有朱批多则，下署“翌凤记”。书中钤有“翌凤钞藏”“古欢堂”“郁松年印”“泰峰”“田耕堂藏”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”“静嘉堂珍藏”等印。该书为乾隆年间吴翌凤所抄，后经郁松年（1799-1865）、陆心源（1838-1894）收藏，1907年因岩崎弥之助（1851-1908）购求，售往日本，入藏静嘉堂文库。

卷三末叶有吴氏跋：“丙申七月借余景初不全本校勘，止此三卷，余无从考证也。漫士记”。全书卷末亦有其跋：

此书讹脱，传本皆然。己亥春二月，借朱文游丈藏本，凡用硃笔涂改校补一千六百馀字，虽未详尽，亦颇精允，若其底本，则与此无一不同也。暇阅钱遵王《读书敏求记》，载有其从祖荣木楼校本，凡行间脱字，一一补缀完好，殆即是本之祖乎？书以志幸。翌凤又记。

据其题跋，吴氏先是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借余景初藏本对前三卷进行校勘，后又于四十四年（1779）借朱文游藏本再次校勘，终成此本。

该本卷十韩熙载条为“与宾客生□杂处”，而“生□”本为“坐□”，吴氏用朱笔改“坐”为“生”（见图2）。可见“坐”当为“生”，形近而误，故作校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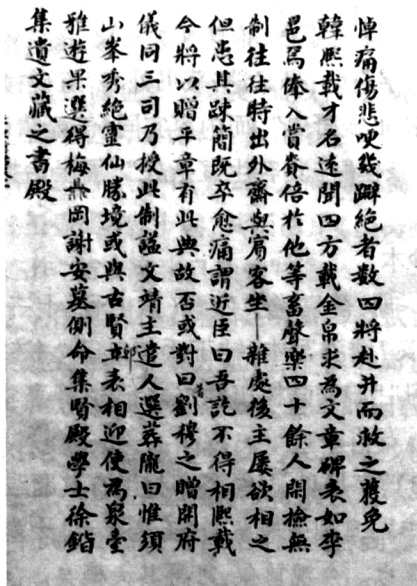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吴翌凤抄校本卷十“韩熙载”条

(五)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

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清鲍廷博(1728-1814)刻于嘉庆初年。丛书收《玉壶清话》十卷，版心镌“知不足斋丛书”，半叶九行二十一字，双行小字同，白口无鱼尾，左右双边。书末署“乾隆庚子六月望日长塘鲍廷博识于宝绘堂”。

该本以吴翌凤抄校本为底本，刊成于乾隆四十五年(1780)，校勘颇为精良。杨立扬点校本(中华书局，1984年)即以此为底本。

该本韩熙载条作“与宾客生杂处”，省去“生”后之脱文。

二、《玉壶野史》版本系统之“生旦杂处”

“玉壶野史”之名，最早见于南宋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叶厘《爱日斋丛钞》。明初《文渊阁书目》和此后的《绛云楼书目》《八千卷楼书目》《韶宋楼藏书记》等皆著录为“玉壶野史”。今存最早的版本为清抄本。

(一)五砚楼抄本

此为清抄本，四册，袁廷桢五砚楼旧藏，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：03899)。考其内容，盖与明嘉靖范钦抄校本《玉壶清话》源自相同底本，二者阙文处皆同。周星诒(1833-1904)在同光年间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《玉壶清话》校补之。

该本文莹序文之后有袁氏跋曰：

晁氏《读书志》：《玉壶清话》十卷，皇朝僧文莹元丰中撰。自序云：“玉壶，隐居之潭也。”

周星诒注云：

此二行为又恺先生手书，诒曾见其尺牍，故能辨之。

袁廷桢(1768-1810)，字寿阶，号又恺，藏书处名“五砚楼”，曾收藏此书，并在序文后注明该书虽名“玉壶野史”，而内容实同《玉壶清话》。

书中卷十韩熙载条作“与宾客生宜杂处”，周星诒据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校订，将“宜”字删去。

(二)清初吴焯抄本

此为清初抄本，一册，静嘉堂文库藏(索书号：十三函·二架)。封面署“玉壶野史一册全”，又“绣谷写本，钝丁手校”，又“书钞阁珍藏”。钤有“吴焯”“尺凫”“绣谷熏习”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”“静嘉堂珍藏”等印，为陆心源十万卷楼旧藏。

吴焯(1676-1733)，字尺凫，号绣谷。封里有其题跋：

晁氏《读书志》：皇朝僧文莹撰《玉壶清话》十卷，自叙作书之由。玉壶者，其隐居之潭也。今观前叙，可得其大概矣。

吴氏绣谷亭藏书。康熙丙申九月纪。

此为康熙五十五年(1716)吴焯所抄,内有丁敬(1695-1765)、陆心源之朱笔校订。卷末有陆心源跋:

同治十二年冬十月,以五砚楼钞本校过。卷八后缺七八叶,须别钞补入。卷七“尝谓文老不衰者”一条,为五砚本所无。“唐彦询”^①一条,五砚本缺后半。“徐尝(常)侍铉”一条,五砚楼本缺前半。惜行篋无《守山阁》《知不足斋》两本,无从校正耳。陆心源识。

据眉批与题跋,陆心源曾据五砚楼抄本作校订,眉批常称“一本作某”,其“一本”与五砚楼抄本多有相合,二者朱笔校订处有颇多相同处。卷十韩熙载条作“与宾客生宜杂处”,“宜”字用朱笔删去。

(三)《四库全书》本

《四库全书》子部三四三“小说家类”收《玉壶野史》十卷。该书来源署“两淮盐政采进本”,书前有《玉壶野史提要》一篇,简要论述其作者、创作时间、主要内容、历代评价等。

考该本之内容,与以上二本相同,阙文处亦相同,概抄自同源之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个别字句有变化。该本韩熙载条作“与宾客生旦杂处”,是今见“生旦杂处”最早的出处。

(四)《墨海金壶》本

张海鹏辑《墨海金壶》,嘉庆二十二年(1817)张氏自刻本,民国十年(1921)上海博古斋影印。该丛书收《玉壶野史》十卷,首叶署“《四库全书》原本”,在文莹原序后增入《玉壶野史提要》,内容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该本韩熙载条作“与宾客生旦杂处”,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(五)《守山阁丛书》本

道光年间,钱熙祚得《墨海金壶》残版,加以校勘、增补,辑成《守山阁丛书》一百二十种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金山钱氏刊行,后有光绪十五年(1889)鸿文书局石印本、民国十一年(1922)上海博古斋影印本。

《守山阁丛书》收《玉壶野史》十卷,其板沿用《墨海金壶》本,版式、内容无异。卷十韩熙载条亦作“与宾客生旦杂处”。

综上,《玉壶清话》今存有明抄五卷本、明嘉靖范钦抄校本、吴翌凤抄校本,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据吴翌凤本校订重刊,中华书局整理本源自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。在该版本系统中,关于韩熙载事最早的记载见嘉靖四十五年范钦抄校本,书中该条抄作“与宾客坐口杂处”,吴翌凤抄校时改为“与宾客生口杂处”。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《玉壶清话》将缺字省去,径作“与宾客生杂处”。由此可知,嘉靖年间,吴岫访得该书后五卷,到嘉靖四十五年范钦抄

^①按,唐彦询,正文作“唐彦猷侍读询”,上有陆心源之眉批“五砚楼本此条不全”。

录,此时“生”后已缺一字,此后诸本沿袭之。

《玉壶野史》早期抄本今存五砚楼抄本、吴焯抄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本与此二本同源,《墨海金壶》本、《守山阁丛书》本皆沿自《四库全书》本。在该版本系统中,五砚楼抄本、吴焯抄本韩熙载条皆作“与宾客生宜杂处”,而校订时将“宜”字删去。此后,《四库全书》本该条写作“与宾客生且杂处”,《墨海金壶》本、《守山阁丛书》本沿自《四库全书》本,此条亦同。

简而言之,《玉壶清话》系统韩熙载条作“生口杂处”或“生杂处”,而《玉壶野史》系统韩熙载条作“生口杂处”或“生且杂处”。那么,“生且杂处”是否正确呢?试结合韩熙载宴乐故事,考其原意。

三、韩熙载宴乐相关史实考

韩熙载(902-970),字叔言,潍州北海(今山东潍坊)人。后唐同光四年(926)进士,后往南方避乱,事南唐三主,历官中书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光政殿学士承旨。著有《韩熙载集》《格言》等,今佚。《全唐文》《全唐诗》《全唐诗外编》等存其部分诗文。

他曾广蓄女乐,奏乐宴客。《钓矶立谈》载韩氏:

后房蓄声妓,皆天下妙绝,弹丝吹竹,清歌艳舞之观,所以娱侑宾客者,皆曲臻其极。是以一时豪杰,如萧俨、江文蔚、常梦锡、冯延巳、冯延鲁、徐铉、徐锴、潘佑、舒雅、张洎之徒,举集其门。^①

或云南唐后主李煜即位,对北方臣子颇为忌讳,韩熙载为避祸,故纵情声色。曾慥《类说》载:

韩熙载本青社人,五代之乱,渡江投先主,累官中书侍郎。多置女仆,昼夜歌舞,客至杂坐。熙载谒僧德明,曰:“吾为此行,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。”僧曰:“何故避之?”曰:“中原常虎视于此,一旦真主出,弃甲不暇,吾不能为千古笑端。”^②

韩熙载蓄妓宴客之事流传颇广,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记载颇详。该图为南唐画家顾闳中(910-980)所绘,原迹佚失,今存有宋人临摹本(故宫博物院藏)。图中描绘韩熙载夜宴之盛况,后附有“韩熙载小传”:

南唐韩熙载,齐人也。朱温时以进士登第,与乡人史虚白在嵩岳闻先主辅政。顺义六年,易姓名,为商贾,偕虚白渡淮,归建康,并补郡从事,而虚白不就,退隐庐山。熙载词学博瞻,然率性自任,颇耽声色,不事名检,先主不加进擢。殆禅位,迁秘书郎,嗣主于东宫。元宗即位,累

^①史虚白:《钓矶立谈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27页。

^②曾慥:《类说》卷十六,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影宋抄本(索书号:十二函·一〇架)。

迁兵部侍郎。及后主嗣位，颇疑北人，多以死之。且惧，遂放意杯酒间，竭其财，致妓乐殆百数，以自污。后主屡欲相之，闻其猥杂，即罢。常与太常博士陈致雍、门生舒雅、紫微朱铎、状元郎粲、教坊副使李家明会饮。李之妹按胡琴，公为击鼓。女妓王屋山舞六么，屋山俊惠非常，二妓公最爱之，幼令出家，号凝酥、素质。后主每伺其家宴，命画工顾宏中辈丹青以进。既而黜为左庶子，分司南都，尽逐群妓。乃上表乞留，后主复留之阙下。不数日，群妓复集，饮逸如故。月俸至，则为众妓分有，既而日不能给。尝弊衣屣，作髻者，持独弦琴，俾舒雅执板挽之，随房求丐，以给日膳。陈致雍家屡空，畜妓十数辈，与熙载善，亦累被尤迁。公以诗戏之云：“陈郎衫色如装戏，韩子官资似弄铃。”其放肆如此。后迁中书侍郎，卒于私第。^①

据小传内容，参加夜宴的常客为“太常博士陈致雍、门生舒雅、紫微朱铎、状元郎粲、教坊副使李家明”等人，可见他宴请的多为宾客与门生。观《夜宴图》的最后一部分，确可见宾客与女乐杂处嬉戏之场景。

另据马令《南唐书·韩熙载传》云：“熙载畜女乐四十余人，不加检束，恣其出入，与宾客聚杂。”^②又陆游《南唐书·韩熙载传》称：“（熙载）蓄妓四十辈，纵其出，与客杂居。”^③

《宋史》《续通志》等书亦有相关记载。《宋史》卷四七八载：

熙载善为文，江东士人、道释载金帛以求铭志碑记者不绝，又累获赏赐，由是畜妓妾四十余人，多善音乐，不加防闲，恣其出入外斋，与宾客生徒杂处。^④

《续通志》卷五九五“韩熙载”条云：

及太祖登极，景益重之。家畜妓妾甚众，不加防范，与宾客生徒杂处。^⑤

此外，《五代史记注》卷六十二下“韩熙载”事，彭元瑞注引《玉壶清话》云：

《玉壶清话》：“韩熙载才名远闻，四方载金帛，求为文章碑表，如李邕焉。俸入赏赍，倍于他等。蓄声乐四十余人，闲检无制，往往时出外斋，与宾客门生杂处。”^⑥

①顾闳中绘：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中国书店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1-23页。

②马令：《南唐书》卷十三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，第91页。

③陆游：《南唐书》卷十二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269页。

④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四七八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3866页。

⑤嵇璜：《续通志》卷五九五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01册，第207页。

⑥欧阳修撰，彭元瑞注：《五代史记注》卷六十二下，道光八年（1828）刊本。

由此观之,文意甚明。韩熙载家中蓄乐妓众多,不加约束,与宾客、生徒杂处。《夜宴图》提到有“门生舒雅”,《五代史记注》作“门生”,意同“生徒”,与宾客有别,故并举之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,《玉壶清话》范钦抄校本中该材料已有夺文,作“与宾客坐□杂处”,此后吴翌凤抄校本将“坐□杂处”校改为“生□杂处”,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将夺文之空格删去,作“与宾客生杂处”。“生□”,中华书局点校本《玉壶清话》校作“生徒”,并在校记中说道:“‘徒’字原脱,据《宋史》卷四七八《南唐李氏世家》补。”^①比较符合本意,可作参考。

五砚楼抄本、吴焯抄本《玉壶野史》作“与宾客生亘杂处”,“生亘”概抄写之误,周星诒、陆心源等人校订时将其删去,当是。《四库全书》本作“与宾客生旦杂处”,《墨海金壶》本、《守山阁丛书》本因之。其中“生旦”一词至乾隆年间《四库全书》本才出现,早期版本仅作“生□”或“生亘”。该书明清抄本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、《宋史》等记载较为一致,当是。“旦”字当为“亘”字之误,形近而误,故校作“生旦杂处”不确。是故,此语不可作为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之依据。

【作者简介】林杰祥,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国戏曲史、中国戏曲文献。

^①文莹撰,郑世刚、杨立扬点校:《湘山野录·续录·玉壶清话》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107页。